

全唐文

卷三百七十六之三百七十九

任李楊裴劉岑錢
華琚譚冕餘勛起

柳渾陳正卿裴子建李泌劉迺歸崇敬

柳識李齊古王士源劉貺段秀實李抱玉

竹居攷廬

仙舟利製轉車仙
起如林冠群編華

歸制專集陳師
靈地油是所彈

車紀五
成制王車和
壽壽賦源壽德

竹居數處

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目錄

任華

明堂賦

與庾中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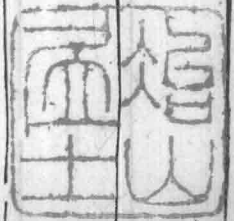
與京尹杜中丞書

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上嚴大夫牋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送王舍人歸壽春侍奉序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送杜正字暫赴江陵拜覲叔父序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御歸上都序

送姜司戶赴宣州序

送李彝宰新都序

秦中奉送前涪城賀拔明府歸蜀序

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

送李審知赴湖南序

重送李審知赴廣州序

送標和尚歸南岳便赴上都序

送虔上人歸會稽覲省便游天台山序

送魏七秀才赴廣州序

夏夜對雨餞李玕擢第還鄭州序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序

西方變畫讚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六

任華

華元宗時官祕書省校書郎出爲桂州刺史參佐

明堂賦

粵若稽古巨唐千靈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以宗祀象天
地之圓方考遺訓建明堂俯南端之赫赫擷北極之鏘鏘
盤螭黝糾捧神珠而高翥遊鵬翕習仰層檻以迴翔星辰
出納於疏牖虹蜺縈帶於軒廊遠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
高岡近而察之若叢雲轉蓋陵昊蒼屹崢嶸以岑立漫披

離而翼張其奧祕也懿渚退槩靈仙髣髴肅枚枚以實實
宵眇清爽日月來往赫昡昡以煌煌階陛嶙峋而分據藥
櫨磊落以相望實造化之難測非翰墨之所詳吾君正冠
冕垂衣裳佩玉璽腰千將猛簾列崇牙張百揆時序萬國
來王敦行尚年旣在南而近夏貴仁親族乃居東而曰陽
中主尊於太室西導德於總章務兢兢之孝理匪晏晏之
樂康然後知嚮明之位正隨時之教盛因方備色乘五
以順行選士養賢崇四學而敷令豈直若斯而已哉其宮
十二以象辰行水四周而爲海堂筵楣徑可以見乾坤之

籌策暑往寒來可以知六九之變改室也州之數牕也卦
之在高得黃鍾之實柱懸列星之彩畢千古之能事終一
人之不宰至有虞之總期夏后之太室殷重屋以五周太
廟以七伊數君之餘制各殊途而並逸雖信美於當年是
無取於今日別有清河絆鳥長沙求贄討論公玉之圖錯
綜伯喈之議儻繡栢之有漸庶青雲之可致

與庾中丞書

中丞閤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昨遷拜中憲臺閣生
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

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眾君子聞之當
信矣華頃陪李太僕詣闕廷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
爲卓絕負冤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
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
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服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
數賦筆奉呈展手割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
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
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
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

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
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與京尹杜中丞書

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
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貳服具而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
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
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
耳僕到京輦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

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
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
公爲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
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
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
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肯策
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
不易致卽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
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已方可以成濟物之道公乃

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寞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閒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惟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耶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

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甕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甕者用君爲愛色而賤士平

原君大驚悔過卽日斬美人頭造壁者門謝焉賓客由是
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
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
華頓首

上嚴大夫牋

逸人姓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
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
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
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俯仰察淺深何也公若

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於人
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
之曩日迴親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
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
之美事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
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
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下
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居闕在於
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招怒於
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
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季獲罪嵇叔夜
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
以爲深誠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
長守富貴而無憂危矣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
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
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